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东部田野书系

丛书主编 廖明君



文

面黎女

——海南岛黎族妇女文面的文化考察

方鹏 著

The Li Face-tattooed Women
A 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Li Ethnic Minority in Hainan Island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 廖明君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东部田野书系

文面黎女

——海南岛黎族妇女文面的文化考察

The Li Face-tattooed Women

A Cultural Investigation of the Li Ethnic Minority in Hainan Island

方 鹏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面黎女：海南岛黎族妇女文面的文化考察 / 方鹏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9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 · 东部田野书系 / 廖明君主编)
ISBN 7-219-05511-0

I. 文… II. 方… III. 黎族—妇女—文身—研究—海南岛 IV. K892.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1813 号

总策划 江淳 温六零

项目策划 李筱茜

项目执行 夏源

文字编辑 夏源

美术编辑 李筱茜

整体设计 小茜工作室

责任校对 陈红燕 周月华

印前制作 南宁市雅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文面黎女 —— 海南岛黎族妇女文面的文化考察

方 鹏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 530028 <http://www.gxpph.cn>)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889毫米×1194毫米 1/24开本

6印张 160千字

2006年9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219-05511-0/K · 1057

定价：19.80元

Walking into the Fields of Culture

While everyone knows the common meanings of “field” in terms of “plowed land” or “a stretch of grassy land”, the term “field study” is generally us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o mean a unique cultural milieu brimming with folk wisdom and local knowledge. As the well-known anthropologist Li Yiyuan in Taiwan says, “All the on-the-spot researches, in a broad sense, can be called ‘field studies’, which include social surveys and interviews, various questionnaires and inquiries, situated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ethnological investigations, etc.” Cul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of what it is to be huma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world has turned into a “global village”.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s a lack of mutual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s a result, the concerns of culture,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e highlighted as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themes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For years, many scholar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to field studies on the subject of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a stress 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y have worked with an expectation of a channel for publications that will represent their thoughts on folklife and culture. It is fortunate that the Gu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shares the same expectations. Thus,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has been produced for our readers.

Having adopted the format of the scholarly essay,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is designed to provide an engaging selection of quality books that merge image and text to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everal ethnic groups. The goal was to produce actual accounts that relate their topics in concise yet vivid detail. The high-quality pictures express through tangible images what cannot be fully expressed in text - thus two mediums merge to engage readers in an appreciation of the dynamics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presented in the series are the actual stories and personal experiences that happened in the various scholars' field studies, often related in the form of recorded interviews and events held during on-the-spot investigation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is series is the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of image and texts, making the field experiences seem to come alive. It is designed to assist readers not only in gaining a more explicit awareness of the results of the researchers' investigations but also to aid them in appreciating the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between the researchers and the informants - readers can listen to the interviewees' voices instead of only the monologues of the researchers themselves. We believe that readers of this series will experience an intense spiritual resonance with these stories from the field, and the text will become a multidimensional map by which they will be able to walk into the cultural fields together with the author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ontent, “A Series of Illustrated Field Study in Cultural Context” is divided into two book sets, one for domestic practices and another for those overseas. The domestic set includes three volumes as follows, “Echoes from Eastern China”, “Echoes from Western China”, and “Local Voices of Bagui Guangxi”. The overseas set is composed of two volumes, namely, “An Overseas Mirror Image” and “The Third Eye”. The series offers a wide spectrum of accounts that echo each other in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o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 special region in southwest China which is sure to captivate and inspire readers of many backgrounds.

Let's walk into the fields to experience cultural diversity with my feet, your eyes, and with our hearts and souls...

Liao Mingjun

总序

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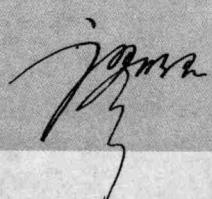
想必每一个人都可以回答出“田野”的含义，但学术界常说的“田野研究”之“田野”却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田地、荒野”，而是充满独特的文化意蕴，此正如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所指出的：“广义而言，所有的实地研究工作都可称为‘田野研究’，包括社会调查访问、各种问卷测验的施行、考古学实地发掘、民族学调查考察等都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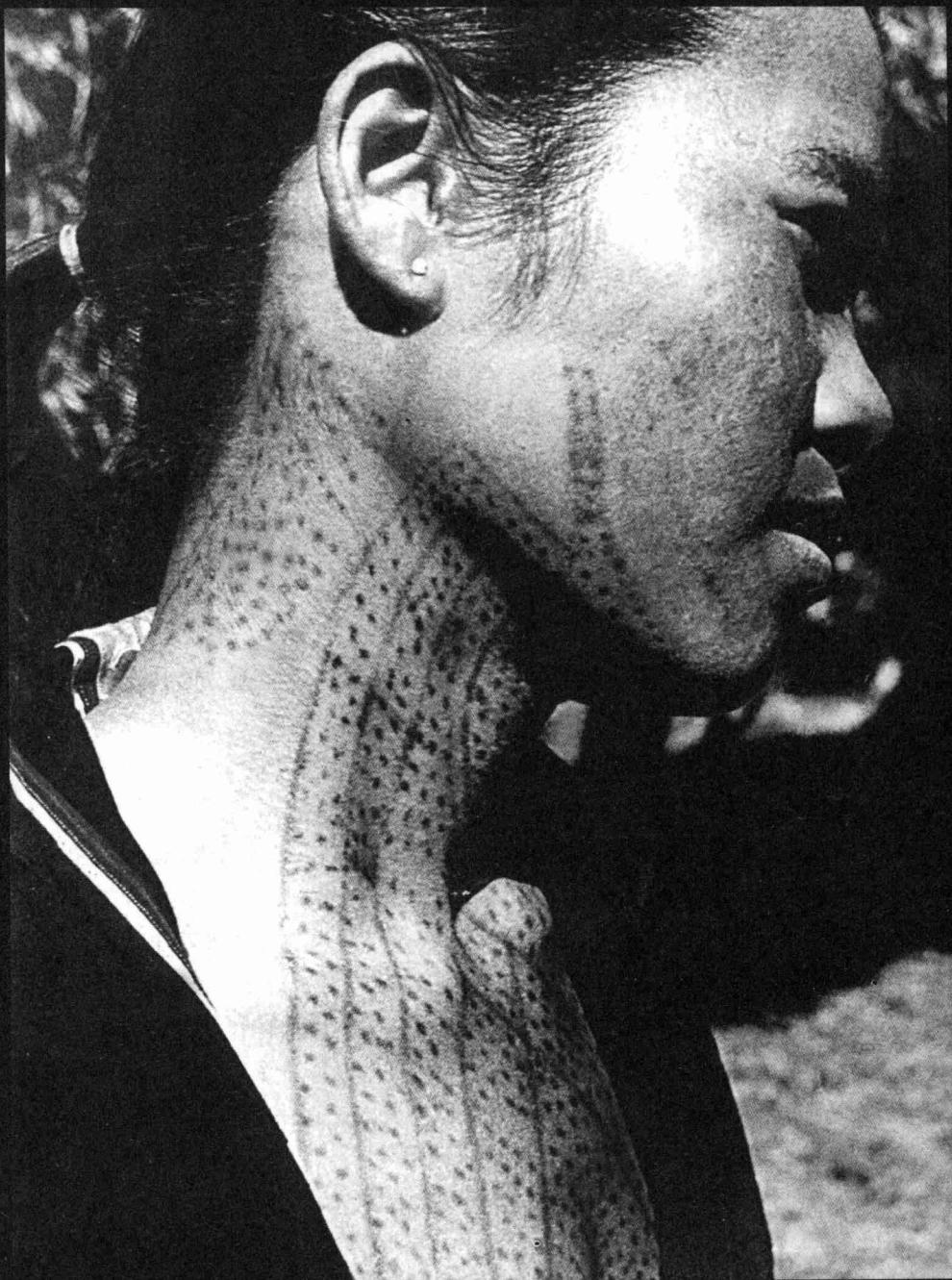
文化乃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之一。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世界虽然成为了一个“地球村”，但文化上的隔膜却依然存在，承载着人类文明和体现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因此，对于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也就成为了当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不少学人多年来一直坚持进行以文化特别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田野考察研究，并希望能有机会把自己在田野考察过程中产生的文化思考和生命感悟表达出来，恰好广西人民出版社亦有同样的出版意向，于是，经过交流与讨论，一套“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就得以问世了。

“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采用随笔的写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传达来自田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讲述的是在田野考察中发生的故事与感受，记录的是在田野考察中采访的人和事，在注重细节真实和情节生动的同时讲求文字简洁流畅。对图片的处理力求用有形的设计来表现无形的语言，使图片和文字有机地结合，相得益彰，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统一。本丛书最大的特点在于让田野中的人与物活起来，让田野中的景和情动起来。读者听到的不仅是调查者个人的独白，还能听到来自访谈对象的声音；读者了解到的不仅是调查者考察的结果，还能看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在考察中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产生强烈的心灵共鸣，跟随作者一起行走在文化的田野上。

鉴于内容的丰富多彩，根据“文化田野图文系列丛书”的具体情况，我们将这套丛书分为国内及海外两大部分，其中，国内部分分为“西部田野书系”、“东部田野书系”、“八桂风谣书系”，海外部分分为“海外镜像书系”、“第三只眼书系”，各书系相对独立又相互呼应，把来自田野的文化信息传递给读者诸君。

用我的脚你的眼，用你的心我的心，走进田野，感触文化。





美孚黎少女(《黎族传统文化》)

CONTENTS

目 录

总序

Series Editor's Foreword

绪言：百越民族文身与黎族妇女文面 /1

Prelude: Tattooing Tradition in the
Ancient 'Baiyue' Tribes and the Face
Tattoo of the Li Women

1. 百越民族文身 /1

2. 黎女文面 /6

一、一个古老的民族 /15

An Ethnic Group with Long-standing
Civilization

1. 关于龙的传说 /15

2. 同川而浴 /21

3. 三月三 /26

4. 合亩制 /28

二、初识文面黎女 /32

A First Glance at the Li Face-tattooed
Women

1. 初识文面黎女 /32

2. 黎女文面的社会背景 /36

三、走进文面群落 /46

Walking into the Face-tattooed Communi-
ties

1. 高峰见闻 /49

2. 东河印象 /75

3. 乐东采风 /84

四、文面图式的比较 /96

Comparison of Face Tattoo Designs

1. 本地黎文面图式 /99

2. 美孚黎文面图式 /102

3. 哈黎文面图式 /106

4. 杞黎文面图式 /107

五、文面的文化内涵 /108

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Face Tattoo

1. 人类来源的传说 /108

2. 族群的标志 /111

3. 认祖归宗的需要 /114

4. 已婚的象征 /118

5. 图腾的意义 /121

六、审视文面的两种心态 /124

Interrogating the Existence of Two Psy-
chologies on Face Tattoo

1. 女人：文面是一种美 /124

2. 男人：不愿提及的话题 /127

结束语：一种正在消失的文化 /130

Epilogue: A Disappearing Culture

后记 /134

Postscript

绪言：百越民族文身与黎族妇女文面

1. 百越民族文身

谈到文身，人们自然会想到南方百越民族。

三千年前，中原地区周边的民族有文身的习俗。最早对这一习俗进行记载的应该是《逸周书》和《礼记》。据《逸周书·王会解》，商汤命令伊尹起草一个告示，让臣服于商王朝的各国明确自己应该贡献的物产。于是，伊尹就起草了一个文告，指令周边各国必须贡献什么物品。在伊尹的文告里，东方的国家有“文身”，西方的国家有“雕题”。《礼记·王制》也明确指出，中原周边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如东方的民族称夷，“被发文身”，南方的民族称蛮，“雕题交趾”，都是不吃熟食的民族。

在古代，文身和雕题的含义不完全相同。雕题是指在额头上刺纹。元人陈澔注《礼记》时对“雕题”的解释是：“雕，刻也；题，额也。刻其额，以丹青涅之。”文身是指在人体躯干和四肢部位刺纹。唐人司马贞《史记索引》对“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的解释是：“错臂亦文身，谓以丹青错画其臂。”当然，雕题可能同时包括了在人体其他部位刺纹（如文身），但文身不包括在额部和面部刺纹。因此，雕题和文身都是古人根据刺纹部位的最显著特征对在人体上进行刺纹这一现象进行的概括。我们现在将雕题和文身看成是一回事，用文身泛指在人体的各部位刺纹，是将文身概念的外延扩大化。

比较《逸周书》和《礼记》两篇文章以及《战国策·赵策二》和《史记·赵世家》里的记载，我们注意到雕题和文身两个民族的迁移迹象，其迁移的基本路线图是：“雕题”之人从西方来到了南方，最后成为东方的民族，即大吴之民（吴国，今苏州一带），而文身的

民族从东方向南迁移，到了今天的浙江温州一带。这就是赵武灵王所说的“剪发文身，错臂左衽，瓯越之民也；黑齿雕题，却冠林绌，大吴之国也”。

在东南（浙江一带），文身民族后来被称为（东）越人和瓯越人。战国时期，人们用“断发文身”来形容以越王勾践为代表的越国人的特征。所以，《墨子·公孟篇》说：“越王勾践，剪发文身。”庄子《逍遥游》里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宋国人把殷人的衣冠运到越国去卖，但“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但是，文身民族是一个分布在南方广大领域的民族。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温水》引用了《江东旧事》的一个故事：有个叫范文的扬州人，很小的时候就被掠为奴隶，卖到了交州，其所处环境中都是用口吸食、用鼻饮水、雕面镂身、赤身裸体之人。为了有别于东方的越人，人们就把西南的文身民族称为西瓯和骆越。

《江东旧事》道出了西南文身民族的特征：雕面、镂身。不仅文身，而且文面，这是西南西瓯和骆越之人不同于东越和瓯越之人的地方。

在浙江绍兴大禹陵山顶上，高耸着被尊为越人始君的大禹像。禹之后裔“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有越王勾践

至少在汉代，普遍的看法是，西瓯和骆越之人与东越和瓯越之人具有亲密关系。所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里说，汉代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诸郡的人，都是从越人分离出去的，其始君是大禹的后裔，少康帝的庶子，被封在会稽，以文身断发为特征。这一说法试图解释，为什么在从东到西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文身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当然，也有人对这一说法提出了疑问，如臣瓒就说，从交趾到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不能都说是少康帝的后裔。

但是,由于南方民族具有文身这一共同特征,人们都以“越”称之,则是没有疑义的。

在汉代作家的笔下，凡写越人必提文身，《史记》、《淮南子》、《汉书》、《韩诗外传》等都无一例外。也正是由于汉代作家笔下有大量越人文身的记载，所以，后人认为，越人是一个文身的民族。这一说法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它一直左右了两千多年来人们的观点。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提到越人，就想到文身，提到文身，就想到越人，文身成了越人的标志，越人与文身之间几乎画了等号。当《隋书·东夷传·流求国》记载流求国女人有文身习俗之时，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越人，而忽视了这个民族的另一特征，即“深目长鼻，颇类于胡”。

浙江绍兴大禹祠保存的大禹后裔世系表

那么，越人为什么要文身？汉代作家给出的答案是：越人是一个与水打交道的民族，所以将头发剪了，在身体上刺纹，类似龙的形状，以避免遭受水族的侵害。汉代韩婴撰写的《韩诗外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越王勾践的使者廉稽出使楚国，楚王的使者对廉稽说：在我们这里，必须先整齐衣冠，然后才能见楚王，不穿衣戴帽的人，不得去见楚王。廉稽回答道：我们越国也是受到周王室分封的国家，只不过主要不是在陆地上生活，而是处于江河湖海之中，与鱼鳖为伍，所以文身剪发而后相安无事。现在我来到大楚，你一定要我戴冠才能见楚王，不戴冠不允许我见楚王，那么，真是这样的话，楚国的使者到了越国，也必须文身剪发而后才能见到越王，以合乎越国的风俗，行不行？在这个故事中，韩婴借廉稽之口道出了越人文身的原因，让人相信越人文身的真实意图。

随着统一的汉王朝中央政权不断巩固，汉文化得到广泛传播，文身作为一种陋习，被政府所禁止。于是，南方百越民族文身习俗也就日渐式微。事实上，我们在魏晋以后的史籍中，很难再看到有秦汉文献中那样繁多的关于百越民族文身的记载。

在隋唐以前有关百越民族文身的史料中，有一个史实被人们忽略了，就是文身应该是男人的习俗，而不是女人的习俗。这从以下几点可以得到说明：

第一，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一部以男人为中心的历史，男人的活动常常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被记录了下来。在这方面，文身也不例外。

第二，晋初王范《交广春秋》给我们留下了直接的证据。这本书对海南岛土著作了如下记载：“朱崖、儋耳二郡……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而女多皎好，白皙、长发、美鬚。”王范把海南岛土著的文身习俗与海南岛土著女子的美丽作为两种现象加以强调，从文字记述来看，文身指的是海南岛土著男人的习俗。

第三，各民族对于女性具有相同的审美理念，表明各民族女性都是顺其天生丽质的。两千五百多年来，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关于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文身的记载或传说。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审美意识的角度作一些推测。西施生活的时代，越国盛行文身风俗，但文身者可能都是男人。如果女人文身，那么西施应该文身，否则，在一个以文身为美的国度里，不文身会被认为是不美的，西施也不可能被越王勾践当做美女送给吴王夫差。而吴国人的特征是雕题，但雕题者可能都是男人。如果女人雕题，西施应该在额头上刺纹，否则，由于审美理念的差异，她不可能被吴国人的审美意识所接受，吴王也不一定会接纳她。更主要的是，西施作为美女，得到了当时中原文化熏陶出来的汉族人的认



雕题国人(摘自《古今图书集成·边裔典》, 四一零七卷)

**古代南方百越民族文身的习俗
指的是男人，而女人并不文身**

同，如果西施文身或雕题，那么，汉人决不会把她当成美女。所以，西施之美，能同时为越人、吴人和中原汉人所认同，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西施没有文身或雕题。换言之，越国、吴国女性同中原诸国的女性一样，不文身、不雕题。由于每个民族都以女性自然、天生的姿容以美，所以，西施在越国人的眼里是美女，在吴国人的眼里也是美女，在中原诸国人的眼里同样是美女。

所以，在隋以前的史料中，我们看不到南方百越民族女子文身的明确记载。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隋唐以前，史籍所载关于古代南方百越民族文身的习俗，指的是男人，文身是男人的习俗，女人并不文身，文身与女人无关。

2. 黎女文面

史书关于海南岛土著最明确的记载，应是《汉书》。据《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前110年），路博德平南越，设立九个郡府，其中珠崖、儋耳两个郡设在海南岛上。应劭在解释儋耳郡名渊源时说，儋耳之名，源自当地人耳朵特大，尤其是首领的耳朵，垂至肩下三寸。这表明，在海南岛上，生活着一种垂着大耳朵的人即“儋耳”人。此外，《汉书·地理志》还记载岛上生活着一种“贯头”人，他们的衣服都是整幅布裹在身上，就像裹着一床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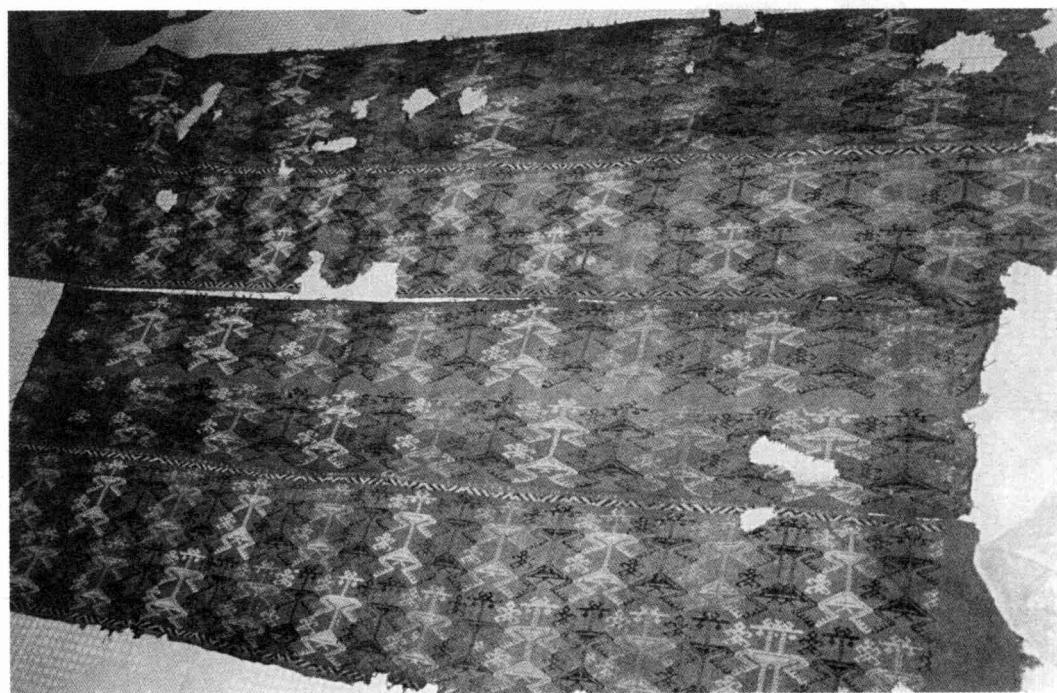
极为罕见的黎族皮鼓上的图画

单，这种衣服穿时从头上套下来，即“贯头”。

从东汉末年开始，战争绵延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到了晋初，海南岛聚集了雕题、儋耳、文身、漆齿等人种，成为人种杂居区。所以，这时的作家对古书上雕题、儋耳之人的理解，都一致认为是出自海南岛。如《山海经·海内南经》有“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海”的说法，东晋郭璞在“离耳国”后面注释说：“锼离其耳，分令下垂以为饰，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谷……”郭璞非常肯定地说儋耳人生活在海南岛上。

晋初王范《交广春秋》对海南岛土著的记载如“朱崖、儋耳二郡……皆殊种异类，被发雕身；而女多皎好，白皙、长发、美鬓”表明，至少在晋初，海南岛上人种复杂，大多头发披散，全身刺纹。这应是最早的也是最明确的关于海南岛土著文身习俗的记载。

那么，海南岛土著为什么要废止文身这一习俗？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一是与百越民族文身习俗普遍废止的现象有关，二是与当地官府倡导新风大兴教化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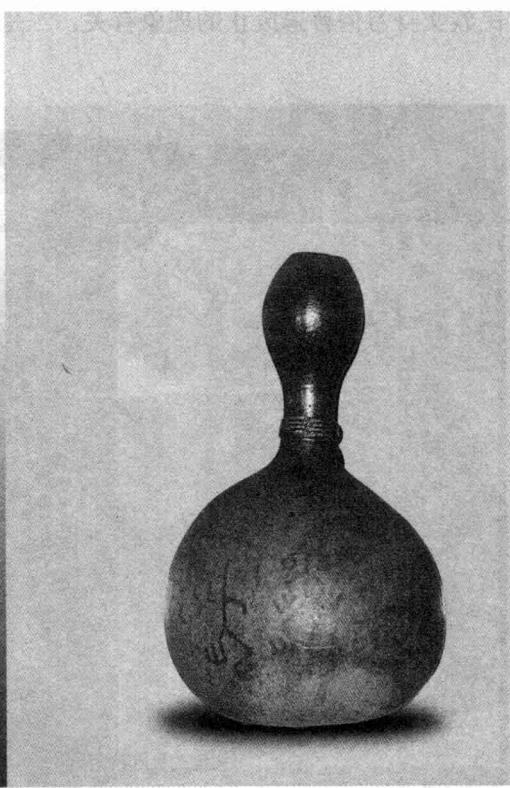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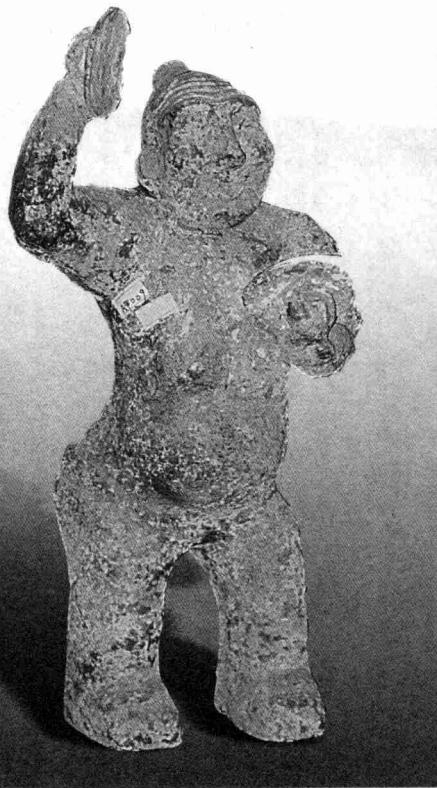


这是一床织满蛙纹的龙被，黎族人有崇拜蛙的习俗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郡太守，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他们都大力提倡教化，创办学校，普及礼义，倡导穿衣戴帽，教导土著人嫁娶耕稼之事。据明嘉靖《广东通志·列传一》记载，汉永平十八年（75年），僮尹被朝廷任命为交州刺史。他曾亲自来到珠崖，劝说当地人不要再行文身之习，海南岛土著从那以后逐渐废止了文身习俗。《琼州府志》也有相似的记载。

海南岛土著文身，其实是指土著男人有文身习俗，而不是指土著女人，从下面几点可以看出：

第一，从王范的记载来看，在海南岛土著中，文身只是男子的事情，女子则没有，所以格外引人注目；由于女子没有文身，所以王范注意到女子皮肤白皙，长发飘逸，两鬓美丽，认为长得很好看。



海南岛曾经是多民族杂居区。这个上身赤裸、长着硕大乳房、打着乐器的陶俑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乐罗镇出土，就是一个例证

这是黎族的一种乐器，葫芦的颈部和底部各有一个小孔，更奇特的是葫芦腹部有图画



这是出土于海南岛西南部、刻着藏文六字真言的石枕，应该有着传奇般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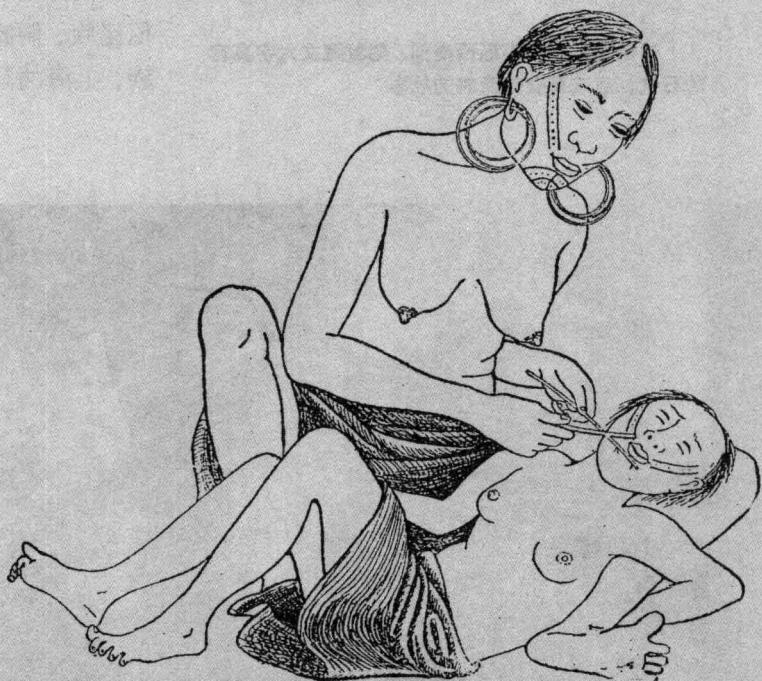
第二，南方百越民族文身是男人的习俗，海南岛土著属百越民族，因而也不例外。海南岛土著属南方百越民族，这一认识得到了最新的遗传基因研究的证实。上海复旦大学李辉博士及其合作者采集到大部分百越群体的遗传材料，包括印度的阿洪姆，泰国的兰那、东北泰和石族，中国云南的傣泐、傣呐，广西的壮族、毛南族、仫佬族、侗族，贵州的布依族，海南的黎族，上海的马桥人，浙江的於越，台湾的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表演文身舞的傣族人岩坦。在岩坦身上，我们看到了文在身上的花鸟草虫的形状

泰雅、布农、阿美、排湾、曹、赛夏、卑南、鲁凯、邵、巴则海。通过对遗传数据的分析，他们发现，这些群体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体现出相当大的一致性。李辉等还告诉了我们一条非常重要的信息：黎族是南方百越民族中最古老的一支。

第三，对于史书关于汉人官吏侵扰土著女人的记载，从审美理念角度看，说明土著女人与汉族女人一样，也是以自然为美。据《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吴国孙权之时，身为仆射的薛综上书孙权，陈述交州太守这一职位的厉害关系，其中有言：“珠崖之废，起于长吏睹其好发，髡取为髢。”这就是说，珠崖郡被废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官吏看见当地女子头发漂亮，把她们抓去，剪去她们的秀发，做成自己的假发，引起民间怨声载道，反抗不断，以致无法进行统治，最后不得不撤销了郡



黎女文面时施手术的姿势（选自刘咸《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